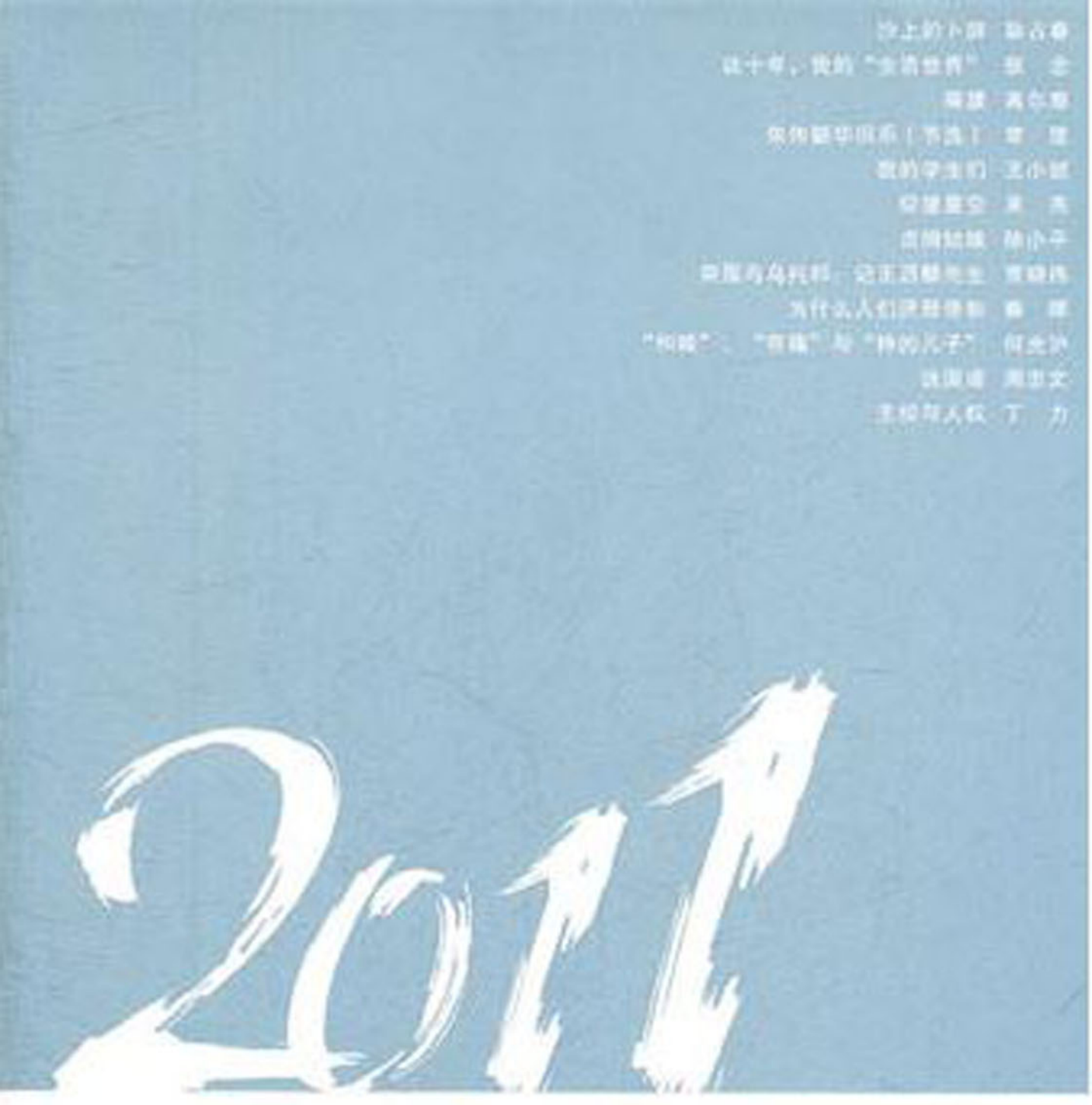


中国随笔年选

China Essay 2011

李静 编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1中国随笔年选 / 李静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409-6

Ⅰ. ①2… Ⅱ. ①李… Ⅲ.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4325号

责任编辑：温文认　欧阳蘅　林　菁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5　2插页
字　　数　394,000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CONTENTS **目录**

反熵的精神　李　静　1

第一辑

沙上的卜辞　耿占春　1
这十年，我的“生活世界”　张　念　18

第二辑

隔膜　高尔泰　27
依依韶华旧乐（节选）　常　罡　33
我的学生们　王小妮　39
仰望星空　吴　亮　44
贞楠姑娘　徐小平　50
突围与乌托邦：记王西麟先生　贾晓伟　56

第三辑

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　秦　晖　63
“和睦”、“有福”与“神的儿子”
——关于《马太福音》五章九节的思考　何光沪　71
说国语　周志文　74
主权与人权　丁　力　79

宽容什么，谁来宽恕？——小议宽容与宽恕　肖雪慧　83
走出东亚悲情　刘建平　88
7·23悲歌：伊伊，等你长大的时候　文　钊　93

第四辑

让·斯塔罗宾斯基与居斯塔夫·朗松　郭宏安　97
纳博科夫镜中的果戈理　许志强　104
与马可·波罗同行——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　薛忆沩　112
身体书写　李　森　121
向生而在　景凯旋　129
我们处在爱恰恰可能之处——西蒙娜·韦伊的赌注　莫　枫　136
为创伤而写作的人　范　昀　140
犯傻、装傻与博傻　李庆西　145
真生活，在别处　李大卫　153
“新游民”电影　王小鲁　159

第五辑

“清纯”的政治学　王晓渔　167
随笔三题　周泽雄　172
“曾志伟”的得意和钮鹿的缺席　鄢烈山　174
中国早就有　刘　勃　176

第六辑

俄国历史上的“第三者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　金　雁　181
艺术的“驯服”　雷　颐　193
人在做，天在看——读哈维尔的《狱中书简》　崔卫平　202

第七辑

读史六则　刀尔登　215

谈谈明末　李洁非　223
从帝王师到师帝王　段志强　230
恰似祖师西来意？　刘伟波　233
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　杨　早　240
“十足的鲁迅”举隅　止　庵　253
俞平伯：1954 年思想批判运动中的抵制和转弯（外一篇）　陈徒手　256
新月之蚀——陈梦家诞辰一百周年纪念　朱航满　266
“《腹地》事件”的前因后果　黄桂元　272
无名氏最后的日子　尉天骢　280
送别周海婴先生　王得后　285

反熵的精神

——《2011 中国随笔年选》代序

李　静

1

编定了这部书稿，就上网。一条消息在微博上反复传送：小悦悦凌晨死去。看了看屏幕右下角的日期：2011 年 10 月 21 日。不知明年此时，是否还会有人记起她的名字，记起这件事，记起我们共同的羞耻。这个刚刚来到世上两年零四个月的小女孩，10 月 13 日下午在广东佛山一个小镇上横过马路时，被汽车撞倒，碾压，肇事司机开车逃逸，陆续经过她身边的三个路人视若无睹；后又有第二辆车从她身上压过，逃逸，路人依然无视，直至第十九位路过者——拾荒阿婆陈贤妹看见了她，将她救起。但为时已晚。数天抢救之后，死神还是带走了这无辜的小孩。有网友用小悦悦的口吻写了首悲伤的歌："爸爸妈妈，我走啦，以后打工别太辛苦啦，女儿来世再报答；陈阿婆，我走啦，谢谢您没让我被车子第三次碾压；叔叔阿姨们，我走啦，看好你们宝宝吧，这是一个危险的国家；爷爷奶奶们，我走啦，告别这个你们曾经向往的新中华；我走啦，我走啦，我去帮十三亿人，去寻找，中国的良心，在哪？！"

最惨酷的悲剧，莫过于让孩子成为牺牲。今天是小悦悦，"723"动车事故时则是小伊伊。小伊伊的父母已在天堂，留下这一身伤痛的孩子孤单走过人世。等小伊伊长大，我们将会把一个怎样的世界捧给她？

……

无数孩子的稚气面孔从眼前飘过，又消失在生命的深渊里，让坐在书房敲打键盘的成年人，坐立不安。九十多年前，一个伟大的成年人曾借疯子之口高喊："救救孩子！"这声音传到今天，依然是未能执行的遗嘱。看着堆在面前的书稿，

电脑里的文档，那些卓异的人们用心写出的文章，自己将写未写的序言……这个无能为力的写作者，不知在一个怎样的秩序中把这一切安放。

2

于是只能回到写作的原点——文字是钉子，钉于意识之墙，固着那些不愿被遗忘的事物。至于这钉子有多粗、多长，钉于何处，钉得多深，全取决于写作者自己。一本书，是钉子及其固着物的集合，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它们形成的图案。那是一个时代小小的精神侧面。

3

从此书中可以看到，诗人、小说家王小妮如何将她学生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采撷他们朴质而沉重的诗意，折射出人间的悲辛与生机（《我的学生们》）；音乐学家常罡在革命时代里，怎样演出他爱乐、寻乐的悲喜剧（《依依韶华旧乐》）；批评家吴亮在他的 1970 年代，又是如何目睹了一对坚忍不拔的基督徒父子的传奇（《仰望星空》）；以《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享誉文坛的作家陈徒手在沉默十年之后，今年厚积薄发，用严谨的档案爬梳和节制的史家笔墨，将若干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改造”历程一一呈现，收入本书的《俞平伯：1954 年思想批判运动中的抵制和转弯》和《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可见此工程之一斑；而发展咨询专家徐小平则用一个贫困姑娘的励志故事，指出摆脱了国家崇拜的个体获得自由出路的可能性（《贞楠姑娘》）……

一些思想随笔深具启示性。景凯旋的《向生而在》从鲁迅和胡适政治观的表面分歧中，看到他们同样受制于中国传统的“向生而在”的生死观——即精神世界中都不存在超越现世的彼岸的、绝对的精神维度，其意义源泉只能来自“未来”和“社会群体”这种相对之物，因此他们都未能建立起一个自由的意义世界。这也可以解释，何以鲁迅这样“一个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人，最终却主张社会的平等优先，赞同苏联的集体主义体制，这其中蕴含着多少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悖论”——因此鲁迅“给我们提供的是自由的美感，不是自由的路径”；同时也可以明白，为何强调个体自由和法治宪政的胡适“反对各种专制，却又力主维持现状；同情革命，却又拒绝任何反政府的行动”——因为他是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一个东方专制社会，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建立个人本位，实现自由，这需要一种争取自由的道德决断和勇气，而纯粹的功利原则有时却会出于国家、民族或集体利益，认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此“胡适是能维护自由的人，却不是开辟自由的人”。但无论鲁迅还是胡适，“为了寻求自由，他们都尽了各自的最大努力。他们的心路历程值得我们寻味，因为他们的局限，也是我们的局限”。

而耿占春的《沙上的卜辞》、崔卫平的《人在做，天在看》、莫枫的《我们处在爱恰恰可能之处》、金雁的《俄国历史上的“第三种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实践》、

许志强的《纳博科夫镜中的果戈理》、薛忆沩的《与马可·波罗同行》、王晓渔的《“清纯”的政治学》、刀尔登的《读史六则》、李洁非的《谈谈明末》……或以诗人之眼，或以史家之手，或以哲人之心，各自进行了一次从知识现象到精神本体的穿越。

4

这些文章是由于一种“反熵的精神”而聚在一起的。《辞海》：“熵的大小是自发实现可能性的量度，熵越大的状态，实现的可能性越大。”意即，越容易发生的事情，其熵越大。

比如说，在地球重力之下，“水往低处流”的熵要远远高于高压水枪灭火产生的熵；同理，在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社会中，倚强凌弱的“熵”也远远高于“以弱抗强”的“熵”；在一个鼓励惰性的知识评价体系中，炮制一部学术时髦、东拼西凑的八股著作的熵，更是远远高于写作一部个性饱满、洞见迭出的灵智之作的熵……这貌似亘古不变的自然世界，终将会因“熵”的累积而走向热寂和消亡；而这个貌似强权无敌的人类社会，也将因每个人都追求最大程度的安全感和胜算率——最大的“熵”——而迎来与自然世界同样的结局。

但人类似乎总会闪现一些得救的希望……中午时分，另一条消息蹦入眼帘——统治利比亚四十余年的独裁者卡扎菲被俘。是呀，独裁者不会长久，这是人类历史已被反复证明的“反熵真理”……但转瞬之间，一缕血腥的空气渗进了欣慰的呼吸中——又一条消息：卡扎菲被一士兵击毙，死相很难看。

2011 年 10 月 21 日

第一辑

沙上的卜辞

耿占春

在我要建立一个新文档，以辑录新的“沙上的卜辞”时，心里产生了对写作的一种恐慌：对洁白纸页的恐惧。对未知的什么将出现在纸面上的恐惧。作为记录生活与感受的笔记，有如一部自动书写的生活传记或虚构小说，然而虚构者却不是我。我并不知道在辑录生活瞬间的时候，生活自身会发生什么变故。“测震仪”对自身的敏感感到了不安。这种对未知的感受让人莫名的内疚。似乎真的是以极其无知的形式对未知的卜筮。直到每一个事实来到字眼被确认的时刻。占卜者的话语从来都不是来自预言的方向，对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求卜筮的人，占卜者都是在向问卜者描述与解释他本人的神色、衣着、举止。如果有面相学的话，也不是依据其他神秘的符号，因为面相上早已写满了情绪与感受的文字。当然，这不是一种自动记录的机器，在一些事情发生时，这个记录者会沉默，会睡眠，会无言。个人内心的感知会放大自己敏感的小事物，而缩小遥远的大事件。因此即使这个似乎与生活同步的札记也绝不是一部“国家生活”或“社会生活”的日记，像一份合格的报纸所做的那样。测震仪的敏感点在于某种感知方式而不在于信息的表达。而这种感知是如此缓慢，或许，在很久之后，在很多年后，才能做出回应：写下一行字。的确如

此：我们每天感受的并不是每天所经历的。而文字所记录的，在个人的生命中就像天文望远镜里看见的，以光年计业已消失的星球所发出的光。

虚拟的纸页掀开了，生活会自动地显现在上面。使它显影的是另一种存在。有如移动的云把影子投向海洋与村庄。它是这样的不可预测。此刻，我想以语言驱散不安的阴影。一个普通事实的良好比喻会使生活拥有些微魅力。为最负面的东西注入活力。我又感到了一种来自语言的安然。

依然可以把这些札记称之为“小说”：其中有叙述人，有一个时间性的世界，尽管这些札记看来如此关心语言自身，可也并不缺乏对语境的投射，还有许多片段的人物与事件。所缺乏的，只是一种“连续生活之流”的叙述幻象。札记恪守着片段的道德，拒不复制旧小说里的生活之流连续性的假象。重要的是，札记有着许多个时间层面，而不是只有一个刻意制作出来的单线的、连续性的时间层面。

对我来说，虚构一个假人为他取一个名字，叙述人在背后像操纵牵线木偶一样使之活动显得异常可笑。而且，他们之间的那些琐碎纠纷总是没有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内在经验及其反省令我有兴趣。在思想与感知领域，一个人就是一群人，一个人就是许多不同层面的人们。一个人的自我分裂就是许多人之间的冲突。

一个完整、统一的镜面被打碎了，现在小碎片散落了一地。文学的经典文体破碎了。即使最小的碎片，依然有着事物的映像。

生活的球体

从日月山下来，车缓缓移向草原，四野的山移动，围拢，低低的天和云层安然地覆盖下来，一个完美的笼罩，此时此地，我在……之内。宇宙是一个完善的球体。我幸运地闯进了巴门尼德的“球体”，而位居一个缓缓移动的永恒中心。我相信。圆，球体，蓝色的圆润的曲线，是宇宙之完美属性的证明。在八月的青海，日月山之西的草场上，一个“圆而神”的世界瞬间。回忆起这个时刻，是生活的一个遥远的赠礼。

隐喻与概念

在叙述话语中，一旦隐喻出现，就开始安静地蚕食那些事实。事实消失了？只是进入了隐喻相互缠绕的丝线。

思想中对概念的使用其最好的目标是为了使概念成为一个临时工，一个临时工作的场地，而不是以真理的化身出现在纯粹的真理范畴。思想中隐喻的出现会协助这一任务，隐喻蚕食掉概念、以隐喻回收概念、或吞掉概念以防伪劣的思想成为真理的僭主。在人类社会，经常发生的是反诗学的情境：不仅没有得意忘言，而且言以概念的身份占据了意义的位置并彻底放逐了意义。概念被偶像化的时候，意义成了一个被谋杀的冤魂。这是一种微观政治学的诗学观察。不错，这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以发现和解释某些被忽略的连结。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规则，尤其是诗学的语义

学规则无疑能够揭示政治场域的语用学秘密。但过于精确的感知就像一个神话。

景色与意义

“风景”，“景色”，“风光”，甚至是“自然”，看来人们仍然没有发明一个恰当的词命名他们置身其中的空间和眼前的景物。除非像祖先那样把它们称之为神灵，难以明白为什么景色总是携带着人并不知道的意义渗入观看者的身心，也不知道意义的深入途径，意义以风景的方式发生了，和身心内的某物混合着。似乎是身心中的某些空白之处被景色恰当地占据了，也似乎是身心的某种善感之物飘溢发散，融入了景色之中，成为它忧郁的灵魂。如同爱的瞬间所发生的。我们在理念中、在日常事务中所否定的意义，那些即使在宗教话语中也难以令人信服的意义，似乎早已消失的意义总是在事物临近身心的时刻被感知。而在代价最昂贵的人工美景中，却没有这种意义对身心的渗入。最深重的不幸也许是，在人类尚未在科学技术或经济行为中找到幸福与意义时，最具有救赎意味的事物已经被毁弃了。

疾病的隐喻

哲学的语言总是喜欢像柏拉图那样驱逐意象、隐喻，一旦观念的话语糅合了形象、隐喻，意识活动就自动向无意识的边界移动。一边睡，一边醒。就像夏天的阵雨，路的这边下，另一边晴。这是诗寻求的话语。——我总是滑入隐喻，为了在写作中入睡，为了睡着了还有梦。

“疾病的隐喻”。什么中间没有它自身的隐喻呢？就像任何一种身体的疾病中都有一点未满足的宗教感或失败的神学。次而言之，至少是诗和玄学的失败。再等而次之才是仕途或商业的失败。如果一个社会整体早已是宗教的失败、诗学的和道德的失败，那么失败感就笼罩了这个社会。

绝对理性是普遍的失眠。

在迷宫的中心

五十二岁，我依然在迷宫的中心，没有方向，些微犹疑，些微软弱，迟疑地跟随“心跳的方向”。

苍白的恶——过失

一个人出门就会成为潜在的受害人，一个人驾车上街就可能成为过失杀人犯。一个人所掌握的机器使用不当，或稍有不慎，就会成为他人的灾难，这已经是一个平庸之极的谋杀故事，理当惩罚较小也理当不受道德或阶级政治谴责，最“苍白的恶”。因为机器不易支配，或机器会有故障，环境会有突变，更多的是驾驶者的疲

劳、饮酒或随一时兴起体验超速的快感。而那些驾驶着国家机器的人们呢？至少应该像对驾车上街一样，有公共交通规则，有监控系统，有车检，如果机器过于陈旧过了年头就应废弃更新。毕竟，人的生命一旦被这些平庸的恶、苍白的恶所过失谋杀，就不能更新了。

混合的比喻

意识形态总是散发着腐尸的气息，混合着防腐剂腻歪的甜味。它是活人之间使用最频繁的思想的假肢，以至于废掉了他们自己的行动能力。

异域的观念

一个遥远的地方是一个幻觉，一种纯粹想象的地理学概念。儿童时代我在西部生活过，可当我回到内地的时候依然在神话一极想象遥远的地方；依然把其他遥远之地想象成闪烁着形而上学之光的非现实的地方。即使我置身其中，喀什对我依然是一种超现实的现实。存在着一条通向非现实的想象域的链接方式：沙漠、雪山溪水、葡萄园、无花果树、白杨——艾提尕尔清真寺，周边的街巷，高台民居，中古诗人玉素甫、狮子汗的麻扎以及霍克家族的麻扎——智者一般维族老人、香妃姐妹一般仪容高贵的女人、天使似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安拉、伊玛目和其他信仰，苏菲，阿吉，他们的礼拜，他们的心思、冥想与祈祷——通向我永远不再具有认知能力的、半已消失的历史深处——在异域，成为一个无知的人，注意观念到当下生成，把握因事物的陌生性而出现的“观——念”，是如此必要的一课。

没有纳税

我总是惦记着窗外的小树林和庄稼，以及聚集在那里的鸟类、风和天空，稍远处荷塘水面的闪光。有月光的时候，夜里醒来也想看一眼，尤其清晨与傍晚。似乎它是我的固定资产，我每天则记得从那里提取思想的利润，而农民和政府都忘了找我纳税。这使我窃想，虽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瞬间的幸福感常常是不纳税的；而且显然是享用了别人的资源。

宇宙飞船

造什么样的飞船才能满足人类的梦想呢？地球本身就是宇宙中的一只飞船。我们不拥有任何技术，却飞行在宇宙中，甚至连一点宇宙意识也没有。

极权主义与集体退化

医院是一个人迅速退化的场所。一个人不相信自己，只能信赖或听命于也许就

是个二半吊子的“专家”。当然这个专家越是具有权威性就越好。我们不反感权威。一个人登上飞机也即可产生退化：他在空中像幼儿一样无助。抓住扶手或系上安全带也是无助的，他知道这些设施几乎只是一种良性的暗示。剧烈颠簸的时候，想象的恐惧容易使人迷信于征兆与暗示。疾病、死亡的危险、婴儿般的无助感，加在一起等于人的极权主义处境。这样的制度制造了集体退化。极权主义消除或极大削弱了社会及其能够对脆弱的个人构成救助的那些制度设置，极权主义得以维持的秘密也在于将人永久地置于危险与无助的境地，使得人反而只得去求助于它。

对恶的依赖

腐败如果不能被消除，就会变成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甚至俨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个人生活的驱动力。暴力与邪恶如果不能被消除，就会被社会吸纳，就像潜规则一样，取合法的规则而代之。丑恶不能被公开谴责，就会被一种生活趣味所欣赏，嘲弄与嘲笑不是为了摧毁而成为接纳它的一种方式。我们的“文化”已经使太多的丑陋、恶俗成为喜剧性的心理习俗，我们生活其间的社会吸纳了太多的腐败、邪恶与暴力，变成了维持自身运转的机能。如果一个人没有在自身吸纳这些要素，这个人就难以适应他的环境。就像土壤已经吸纳了过多的毒素成为土地上一切生物得以生长的条件。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一旦腐败、丑恶与暴力真的被铲除，这个社会的运转就会成问题，至少，人们说，原先靠腐败、丑恶与暴力所维系的高效率或高增长（至少是某个利益集团的高额利润）就会消失。

献媚

这个社会竟有着如此之多的对权力的献媚方式。人们的想象力几乎都用于献媚的技术了。这项女性的身体活被男性以隐喻的方式运用得更加娴熟，因为他们本无媚可献，却因为“争宠”而将一切东西都恶心地媚化了。这个恶俗如此古老，以至于男性在献给君主的话语中以“香草”、“美人”自喻，自觉的女性化技术是向权力献媚的最普遍的形式。阉割是古代最彻底的形态。思想的去势是其现代方式，它表现为一切方面的迎合，揣度其心思，说出令其心荡神怡的话，以促进权力体验的极大快感，促使权势变成权势者厚颜无耻的淫荡体验的荷尔蒙。

积累的破灭

这个世界所说的积累只是对更高的挥霍能力的积累，是挥霍欲望的增加。一代人挥霍了过去许多代人所需要的资源，人们将之称为进步。物质的积累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物质生产都被消费的阴谋篡改了寿命，所有的使用手册都标记了售后服务期，那其实就是物质的短命年龄。更要命的是，尽快地淘汰、更新换代是成功者的贴身标志。财富的积累？物质的代际更迭比一代人老得更快。

另一面的沉默

多少伪装成新闻的宣传，体育快讯、赛事直播、脱口秀、广告片……虚掩起现实的门，在电子媒介之外，某些现实被屏蔽了。真实因为过久的沉默而腐朽了。而那些企图翻动它的人也遭到人们的厌弃。

艺术符号

奈莫洛夫说，“艺术在它们的流行通俗一面之外，始终与神秘有着深刻的关联，这是只有内行才懂的，这秘密本身就是神圣的”。诗人给出有作家的例证：音乐不仅仅由那个悦耳的起伏的声音模式组成，而且也由还未编码的，即为被认识与解密的心理的象形文字组成。普鲁斯特的话：“正如某些生物是自然所抛弃的生命形式的最后幸存的证明一样，我问自己，如果没有语言的发明，没有词语，没有对思想的分析——音乐是不是可能存在的精神之间交流手段的唯一例证。它就像一个在虚无中终结的可能。”在象形文字，即没有解码的密码的意义上，书写与绘画、音乐能够相遇。奈莫洛夫所说的绘画演变的三个向度在诗歌与音乐中也相似：首先是更为精确地再现（蜡像的魔术与艺术再现不同）；第二个向度是“装饰、韵律、形式、形状”的方向，一种抽象性。第三种是“语言的方向、字母和符号”，终极是书写的魔术。艺术符号如同书写的语言一样，“大地的形式和本质上升起来，并获得了一种心理和精神的品质”，它是对世界自身的一种抽象，却保持着与语境深入关联着的细节。

如果我能够清晰地理解与表述一些事情，思想就更渴望置身于难以言表的“语境”之中，从而促使自己的表述去说一种新的语言。就这样，思想依据其自身既难以摆脱的责任又嗜好诡秘的双重性像重锤一样摆动。

写作法则

一座山的垂直向度布置了地球不同纬度的景观，一座山自低向高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群落与其他物种，以及因温差而形成的多种景象，一座山的确集中了四季。写作是一座山而不是平原的延伸，垂直囊括了纬度上的差异，并且提高了密度与多样性的并存机会。

可见性的恩惠

一棵树总是比一栋大楼有更多的细节与变化，它接纳风、鸟、云影、光线、雨雪、季节与晨昏的方式比一栋大楼远为丰富。没有世界的细微变化感官就会沉睡，是不会做梦的沉睡，纯粹的失去知觉。人们越来越生活在感觉的贫乏之中。以至于置身于当本应激动感官的环境，人的感觉依然在沉睡。

可见性越少，感官越是接近沉睡，可见之物越是醒目，感官越是活跃，但它也越接近有梦的睡眠。一个完全醒着的人给人的感觉是缺少了智慧与情感的某些核心的部分。迟钝的人是完全沉睡着的。人一边醒着，一边沉睡。意识缓缓地延伸至无意识。睡醒两栖的生物，如同生死同体。

清晨

早晨五点钟太阳升起时大地笼罩着一种气息，带着夜气的红色太阳可以定睛凝视，它的上升如此安静如此圆满，苍天回应着一个更深的球体，太阳光给树林土地镀上了一层厚实的铜色。一会儿它们就失去了这份质量，而气息也将消散。

一天之中的每个不同的时辰拥有相异的气质。时间不是均质、均值的。黄昏、黎明，正午、午夜，与意识有不同的对应。意识显示出不同的波动，情绪曲线也不一致。对时钟刻度的观望使人忽略了时间的微妙寓意。

物质与符号

差别存在于对符号的非物质性的认识，物质的符号性的意识。能够在物质形式中辨认出符号是智慧的特性。

既非必要亦非可能预测未来。不需占卜。不能奴役未来。应该听任其处在不可预知的自由状态。提前知道未来就是取消了现在的自由，取消了可能性。一切符号都只能重新理解过去，监测现在。生活从来不是自动实现其预言的过程。应该从占卜者手中夺回自由。

可逆性

思想得以更新自身的机制是始终与比喻保持着一种可逆性的联系。那些相信自身是完备的真理而不需要隐喻的思想将因为脱离非概念化的语境而僵化为一种虚假观念。隐喻为一种思想感受保持着一个有效的时刻。

比喻

一种特殊的知识领域不仅意味着一种专门知识，也是对世界的一种认知方法，生物学家掌握的是一种对世界的生物学认识，即一种生物学的比喻话语。同样有地质学的，遗传学的等等。诗歌也同样，是一种专门致力于以比喻表达其认知的方法。

不解

很多东西一制造出来就是废物，可是仍然有人购买。政府和企业的债务已成为

这个时代最大宗的热销商品。很多书就是纯粹的蠢话，也有人当作文学或学术购买。愚蠢会找到愚蠢，弱智会崇拜弱智，这是它将继续愚蠢与弱智下去的理由。

一个不再被人喜欢的明星不甘寂寞，一定要以讨人嫌的事件让人们再次知道他。那些曾经是明星的人总是没有想象力地重复这自我作践的最后一幕。他们害怕被遗忘，一定要以自身的丑闻与愚蠢抓住那些低贱而健忘的注意力。眼球经济与明星制度以此种方式回收并同时出卖了不朽性的渴望。

社会之死

一直不偿还过去的道德债务，一个社会彻底透支了自身的未来，它活在没有未来的地方，比一个高龄的老年痴呆症还要糟糕，活过了该活的时间，事实也可以说，它已经死去。

最难以理解的是假装继续忠实于原教旨主义的政客们，他们竟然甘愿扮演死人，重复死人的言语，而甘愿放弃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的冷漠恰好与死人相似。一旦有人显露出个人的激情就显示了一种令人温暖的例外。

无论耿耿于怀于历史记忆的道德理性还是扮演“崇高”死人的政客，都将激情或“冰冷”的心智专注于过去。致使现在的未来一片荒芜。

幸存，或剩余的生活

幸存的人会改变生活，而不是继续重复过去。幸存者不是死亡与自己无关，而且侥幸逃脱。剩余的日子开始了，在灾难之后，在友人死去之后。他人的死为幸存者提供了教诲，许诺了自由。剩余的感觉就是缓刑的感觉，执行被延期，你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一些自己的事了。剩余的生活是从轻松的、无债务状态开始的。似乎一切已用（他人的）死亡了断。剩余的日子，有一个期限，多出的日子，获得了馈赠的意识，是一个开端。剩余意味着新的活法，新的日子，新的写作。

他们会说这些、会记得这些吗？你们是幸存者吗？

告密

告密不仅是人对人的监控，一个人对一切他人的秘密警察式的存在，破坏了人对人的信任，告密也是在生活世界隔离人与人的隐性的牢狱，它利用人对人的戒心而使每个人都孤立起来。极权统治通过这种方式将人与人之间共同的对话空间、协作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清除了。告密是对社会的瓦解，极权主义由此得以将公民社会变成一座隐形的牢狱，将政府变成类似于秘密会社或帮会的东西。“告密社会”是一种双重的蜕化，即是个人的蜕化也是社会组织形式的严重蜕化。

宣传与恐怖

作为一种宣传，它的意图是向人们灌输它的意识形态而非传播实际的事件与经验，长期以来，宣传机构构筑了一座语言的牢狱，将人们与外部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使人们处在与真实信息或他人的认识完全隔绝的状态，并且将他人事先指认为敌对的。这样，即使他们偶然听见他人的话语与观点，也因为他人早已先验地被指认为敌对势力而消除了他人话语的真实性。由于宣传机器制造了一切他人都是敌对势力的先验思维框架，人们再也不会有反省自身的机会。由于敌对思维的驯化，人们遭遇不同意见时采取的不是对话，而是攻击，如果不能否认事实，就转而攻陷他人的本质、怀疑他人的真实意图。敌对思维总是能够自圆其说。由于是敌对的，由于他人先验的是敌对势力，一切真实经验都被装进了敌对思维的逻辑。诚实地对待经验的人会遇到逻辑上的困难，而敌对思维永远不会，由于事先排除了对真实经验的考量，它永远与自身的逻辑一致。一切意识形态的特征都是让经验服从逻辑。经验永远只是材料，只有逻辑才是自圆其说的貌似真理。那些不再相信宣传的人将直面他们的另一种命运：恐怖。不再相信宣传的人转眼就变成这个宣传与恐怖机制的敌人，成为生活在原先的自己人中的敌对势力的一部分。对付假想敌的方式是宣传，而对付内部的反思则依靠恐怖。大多时候，铁笼里的人们愿意抬高他们相信或假装相信的，装着不存在恐怖这一回事，这样人们依然假装拥有一种精神生活，而不是奴隶的生活，或被迫在恐怖下的囚犯的生活。制造了宣传与恐怖的统治阶级也乐于成全他们的自欺，保全他们的面子。

单向的批评

人们讽刺民主政府变成了公司，政府关心的主要是经济事务。这样的政府将人们简化为经济人或经济动物；可是这种讽刺竟然无视极权政府正在变成警察机构或秘密警察组织。后者将每个人——如果没有向权力致敬——都视为罪犯。

符号与真理

意识到人的行动是与客观真理相分离的，即人的行为并非是历史法则的直接体现，接受这种分离是有益的。就像在理性状态下，人们普遍接受教会并不是神在人间的完善意图的代理人，教会与神并不重合，二者是分离的，是一种启蒙一样。今天，民主社会的法律也不会与永恒的正义直接统一，任何一种社会的现行法律也不会是最高正义的完备体现，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变成彻底否定它的理由，因为它自身并不宣称自己是终极的真理。法律的存在与法制社会最大限度的遏制罪恶与违法行为，然而并不能杜绝或根除它。它没有这样的幻想。它也不会宣布自己与所谓的社会或历史法则的“本质”相统一。相反，那些以绝对的真理、绝对正义的体现者为